

# 世界海陆空大战纪实

陈立华著

大连出版社



墨索里尼的侵略军队在北非遭到惨败，希特勒派遣隆美尔率领德国“非洲军团”开往非洲，支援意军对英军作战。这是隆美尔的“非洲军团”抵达的黎波里时的情报景。图为隆美尔(左)在作战部署。



1943年，反法西斯盟军开始大反攻。图为轰炸德国的美国机群。

## 世界海陆空大战纪实

系列荟萃

陈立华主编

大连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安陆市印刷厂印装

字数 150000 开本:787×1092—1/18

印张:6 1992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0

责任编辑:麦芒 封面设计:曾家纪  
曾红

插图:刘秋安 沈宝钿 史晓俯

ISBN7—80555—534—6/E·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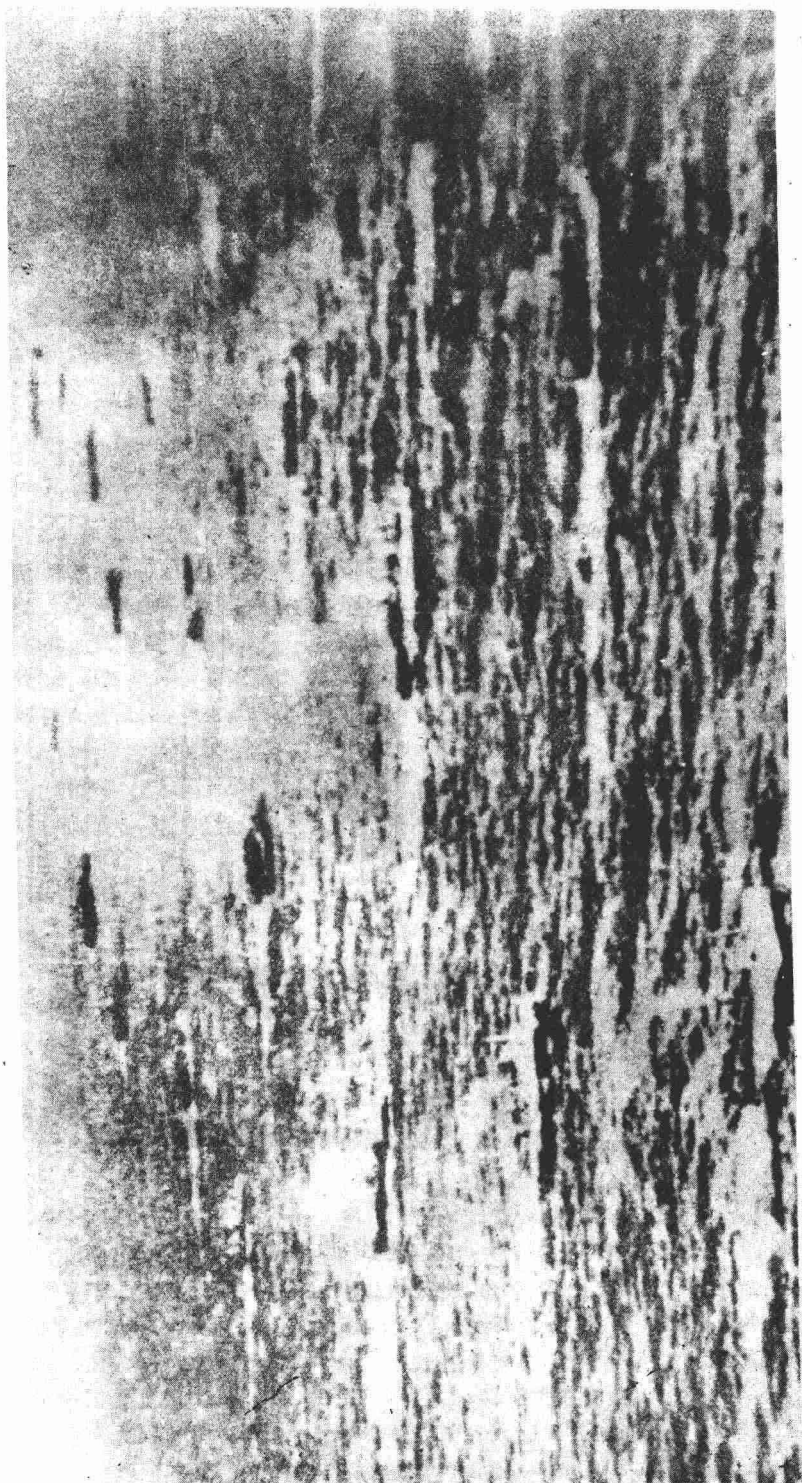
(辽)新登字15号 定价:2.95元

震惊世界的历次战争秘闻

# 世界海陆空大战纪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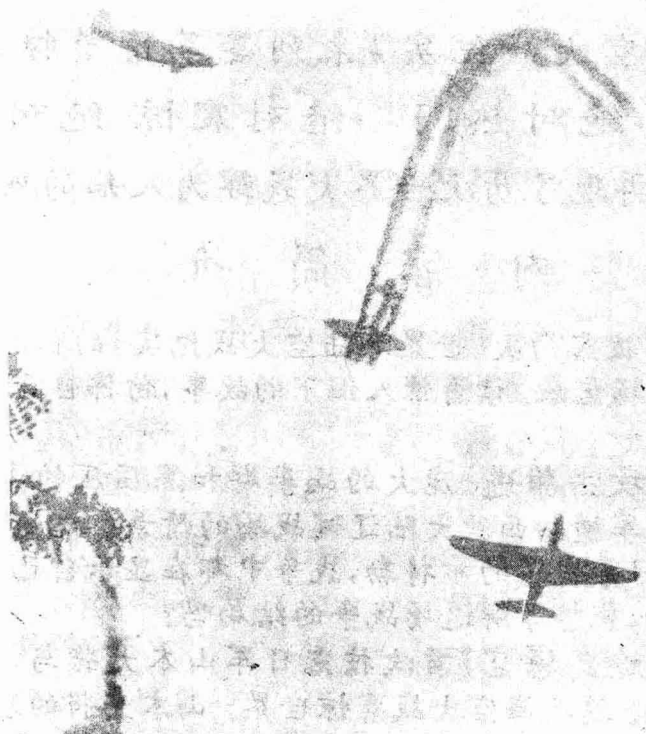
陈立华主编

大连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三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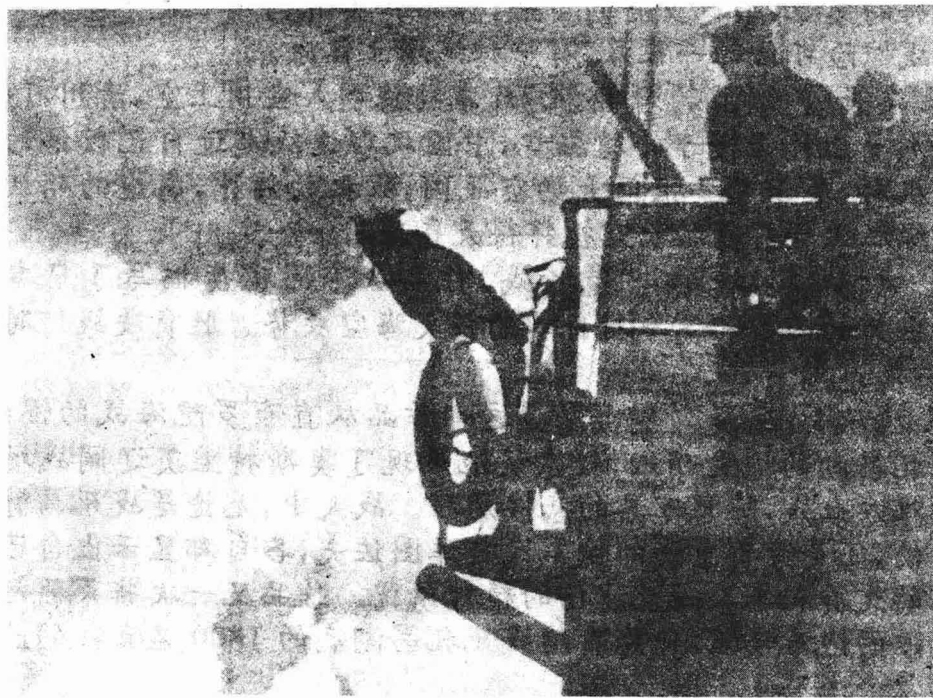


战争期间,西方盟国对苏联进行了援助。  
图为盟国运输队通过大西洋向苏联运送战略物资和装备。

## 震惊世界的历次战争秘闻



1943年8月—12月,苏军为夺取第聂伯河右岸战略登陆场,实施了一系列战役。空军有效地掩护渡河作战。图为苏歼击机击落德军轰炸机。



1944年4月至5月12日,苏军实施了克里木战役。陆海空三军密切协同。图为黑海舰队的巡洋舰掩护登陆部队作战。

《世界海陆空大战纪实》系列荟萃情节惊险离奇

绝对纪实 绝对热门 绝对震惊 绝对秘闻

作品真实地再现了历次世界大战鲜为人知的内幕秘闻

## 内 容 简 介

这部真实披露历次《世界海陆空大战纪实》的作品，是当今不可多得的战场记录。读着催人泪下的故事，仿佛自己步入横尸遍野的战场……

《向巴黎攻击推进》庞大的战车群和黑压压的轰炸机，将会使您了解盟军横扫西欧大陆辽阔战场的情景。无论是名将巴顿将军，还是刁毒残忍的希特勒，战争中都在显示自己的军事指挥艺术。朋友，您想了解这场战争的结局吗？

《血染中途岛海空》首次披露日军山本大将与美军第16特混舰的较量。这次海空大战震惊世界。山本大将的哀叹，南云中将的哭泣，山口少将的自杀，作品真实地揭开中太平洋残酷海空战惊险可信的一幕幕，有一种战场立体感。

《长空呼啸的歼击机》故事将您引入宣川上空，清川河畔。米杰曼上校傲慢于平壤上空，中国机群迎战超过自己数倍的美军机群，展示了一张巨大的空战图，战机的俯冲，高炮的硝烟将鸭绿江上那碧蓝的长空搅拌得天昏地暗……

《惊心动魄的冲绳之战》作品从不同角度描写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凶残和美军对日军的强大海空攻势。胜负决战何时揭晓？

《决战在奥斯特里茨》这部作品从直布罗陀海战的惨败，到扎昌湖的炮火硝烟，较系统地展现了奥斯特里茨辽阔战场敌对双方血战，陈尸万具的悲惨历程。战火中，无论是战死马背的少校，还是身负重伤的俄军战将库图佐夫，各自都显示出自己勇敢的气质和军人战死沙场的精神风貌。作品又一次将莱茵河畔沉睡的炮声唤醒，使您目睹战死扎昌湖底的1800名官兵的悲惨情景……

本书作者陈立华、许景明。由陈立华统稿主编。



## 向巴黎攻击推进

- 深夜的最高统帅部
- 撕开血路的  
坦克突击师
- 险遭暗算的巴顿将军
- 互相残杀的将校
- 战死在塞纳河畔  
的上校
- 巴黎的灿烂阳光

## 血染中途岛海空

- 第18号作战命令
- 执行“朱号作战”  
计划的舰队
- 埋伏待机的特混舰队
- 焦急不安的  
南云海军中将
- 惊恐中留下遗恨
- 鱼雷攻击机的厄运
- 厮杀长空的  
俯冲轰炸机
- 葬身海底的航空母舰
- 聚歼“飞龙”号的战斗
- 将帅的功勋

## 长空呼啸的歼击机

- 不可一世的  
米杰曼上校
- 首战宣川上空
- 清川江上空的硝烟
- 较量在平壤上空
- 呼啸的歼击机群

## 惊心动魄的

### 冲绳之战

- 舰队疾进
- 米切尔受挫
- “大和”号惨败
- 自杀性特攻
- 喋血取胜

## 决战在奥斯特里茨

- 直布罗陀海战的惨败
- 攻夺布劳瑙
- 多瑙河畔的激战
- 从维也纳出击的将帅
- 导演战争的将军
- 死伤狼藉的  
普拉钦高地
- 扎昌湖面的炮火

## 向巴黎攻击推进

○陈立华

### 深夜的最高统帅部

1944年夏季，欧洲战场正处在十分关键的时候。这天晚上，希特勒送走空军司令戈林，已经是深夜了，黑色的云层盖住了满天星星，一股巨大的西北风摇动着房顶无线电的天线。这时，吃完晚餐的希特勒突然从椅子上弹起，圆睁着双眼盯住卫队长克莱加尔上校：“上校，龙德施泰特赶到的是吗？”

“元首阁下，施泰特将军正在您指定的地点等您”。克莱加尔上校冷静地回答，对待爱发虚火的希特勒，他显得颇为沉稳。

希特勒不知为什么脸一沉：“施泰特，败将，败将！”他似乎像自言自语，右手又在腰中的自卫手枪上摸着，脖子上涨着青筋。

“快，到指挥部去！”希特勒愤怒地向门外走。

克莱加尔上校很精明，忙对另一个警卫使了个眼色，两人一左一右地走在希特勒身边。

希特勒的总指挥部门口，参谋们进进出出。德军近来一连串的失败，使每个军官都预感将有可怕的后果在等待着他们。

希特勒走到离指挥部门口仅十余步时，回头对走在背后的上校副官问：“桑林巴上校，达蒙将军呢？”

“元首阁下，达蒙将军奉您的命令，已经到达总指挥部。”桑林巴上校回答。

“那么克卢格元帅呢？”

“克卢格元帅正在参谋处，查阅西欧大陆敌人兵力部署资料。他知道您今夜接见他。”

希特勒听完继续朝前走，总指挥部北侧的一间大会议厅里的灯光射了出来，还没进门，他就看到昏沉沉的灯光下，德军西线作战总司令

官龙德施泰特将军，阴沉着脸立于指挥盘（相当于现在的沙盘，是专门为指挥长官设计的沙盘作战地图，希特勒称为指挥盘）旁，两手按住指挥盘的两边，皱紧双眉，盯住指挥盘中的假设炮兵、装甲兵、空军、陆军阵地沉思。指挥盘中诺曼底一线阵地的假设图，他完全不敢正视，内心深处泛起一股股难言的痛楚……

“咚咚……”的脚步声把施泰特从沉思中搅醒，他一抬头，正好与希特勒凶残冷酷的目光在空中相碰，他打了个寒噤，忙“啪”地立正：“元首阁下，西线总指挥龙德施泰特奉命赶到！”

希特勒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回敬礼，而是瞟了他一眼，走到会议厅中的沙发上，一屁股沉下。桑林巴上校给他送上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后，急忙退出去，只有克莱加尔上校和另一名卫队员立于会议厅门口。从现在起，没有希特勒的命令，谁也休想进来。

望着希特勒架着腿只顾喝咖啡，龙德施泰特将军脊骨上冷汗直冒，浑身像有无数蚂蚁在爬，希特勒对任何败将一律处决，而今天对他又会采取……

昨天深夜，龙德施泰特正在命令坦克207团，寻找新的进攻突破口时，一封特急电报飞到 he 手里，电文是：

龙德施泰特将军，元首命令您必须于明天深夜两点钟之前，赶到统帅部接受命令……

读完这封来自最高统帅部的命令，龙德施泰特将军十分为难，部队自从在诺曼底前线败下来后，各部队之间的联络，武器装备的配给，伤兵的安置，新的部署简直把他搅得头昏眼花。而这两天刚刚理出点头绪，就这么匆忙一走，万一又遭到巨大损失，怎么样向希特勒交待呢？更为严重的是，美英部队的前锋已经逼过来，特别是轰炸机老是跟着侦察机后面行动，对他的地



面部威胁太大了。龙德施泰特将军只好亲自写好一段电文：

最高统帅部，元首阁下：我西线部队正处于混乱状况，且美英部队进逼，空军日夜轰炸，待安置好部队才能赶到统帅部。

德军西线部队总司令龙德施泰特。

两小时后，又一封急电飞到龙德施泰特手中：

龙德施泰特将军，元首命令您必须放下一切工作，按时赶到最高统帅部……

毫无回旋余地的龙德施泰特将军，读着这封电文，品味着电文中潜在的危机，心中很是不悦，召见败将的希特勒潜在的目的是什么呢？

怀着忧虑重重的心情，龙德施泰特将军匆忙地走上飞机。在飞机上，他突然心头掠过少将师长达蒙的身影，三天前的他被最高统帅部请去了，一直没有音信，希特勒的突然召见，与达蒙师长有关系吗？

沉默，终于被希特勒冷冷的语言打破了，也截断了龙德施泰特将军的寻思。

“将军，”希特勒站了起来，“请您正面回答，您战时的职务！”

“元首阁下，”施泰特一听语气不对，悬着心忙回答，“元首信任，任命我为西线总司令！”

“您作为德国在西欧大陆的西线总指挥官，应该明白我们的敌人在诺曼底登陆，将意味着什么！”

希特勒提出的这个问题太尖锐了。施泰特将军是一个头脑清醒，善于攻守的战将，特别是研究战略战术的理论，颇有建树，当美英部队一突破诺曼底登陆后，他才知道整个西欧大陆的德军全线将动摇，而对这一战区的防务他早就向统帅部报告过，但是最高统帅部的回答是：施泰特将军的神经是否错乱！施泰特将军无能为力，再加上各部队不满员，装备特别是坦克和飞机的数量极为有限，他只好望空长叹。现在，希

特勒当面追究责任，他就是浑身长满嘴也说不清楚。他只有垂头长叹，表示内心的悲伤，除此，还有什么办法解除目前的困境呢？

“如果我早知道您实际指挥作战才能只能适应局部战斗，那么，西线总指挥官的权力，我绝对不会交给您！”希特勒反背着手，面对墙上的地图，每个字象是从牙缝中挤出来一样生硬，气愤！

龙德施泰特听他这么一说，顿时血朝脑门，



巴黎解放的次日，戴高乐将军(行举手礼者)与勒克莱尔将军(持手杖者)一起检阅法第二装甲师部队。

上冲，头发似乎要竖起来。但是他压住窜到脑门上的火苗，满脸涨成猪肝色。仍然用平静的语气反击希特勒，丝毫不表现出软弱。

“元首阁下，我军在诺曼底的失败是悲痛的后，后果是严重的。而这一战役的失利，决不是我个人的指挥不力，而是最高统帅部的决策……”

“将军，”希特勒回过身来盯住他，“如果您把话说完，就是我制定政策的失误？”

“元首阁下，我并没有这个意思。”

“够清楚了，将军！在这里您没有必要耍小聪明！”希特勒说着扭过头，“克莱加尔上校，请达蒙将军！”

龙德施泰特将军一怔：达蒙手中抓住我的什么罪证？

对于达蒙将军，龙德施泰特将军是有了了

## 震惊世界的历次战争秘闻

解的。早年，达蒙只是希特勒的一般警卫队员，由于他会巴结，讨好希特勒周围的人，特别是讨好空军总司令戈林。戈林见小伙子精明，善于在各军官要人中间周旋，对这位小老乡十分看重，经常在希特勒面前赞扬达蒙，使达蒙有一次进坦克兵学校深造的机会。不久，希特勒遭人暗杀，他的警卫队长德斯上校为保卫希特勒身中五弹死去（希特勒追认为少将），正在这个时候，达蒙从坦克学校毕业，戈林力荐他当了希特勒的卫队长。当希特勒组建坦克师向西欧大陆推进时，被任命为西线总司令的龙德施泰特，希望希特勒给他的坦克师配备强有力的指挥官，达蒙受希特勒的任命来到西线大陆战场，充任坦克师长，临离开警卫队时，他力荐了自己的表弟克莱加尔继任了希特勒的警卫队长。

回忆着达蒙与希特勒和统帅部一些高级官员千丝万缕的关系，龙德施泰特暗暗叫苦。达蒙这个时候出现，凶多吉少哩！

达蒙走进来了，龙德施泰特迎住他刁狡的目光时，脸上浮出一丝冷笑，但没吭声。达蒙还是像往常一样“啪”地向他行完礼，就上前道：“您辛苦了，总司令阁下！”

“您好！达蒙将军！”龙德施泰特微微地点了点头说。

“达蒙先生，”希特勒盯住达蒙，“您的坦克师是我西线部队的精英，又有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为什么全军覆没了呢？嗯？”

达蒙突然板起脸，气愤地朝施泰特一指：“元首阁下，您应该问他，我们西线部队的总指挥官！”

原来，那天美英部队突袭诺曼底时，达蒙奉命率领他的坦克师赶到指定地点，他乘坐指挥战车冲在最前面，发现大批美英部队乘着登陆艇冲向海岸，一辆又一辆的重型坦克，大炮也在不断登陆。达蒙很明白，这些官兵和坦克到达岸上，就直接威胁到德军的防线。他果断地下达命令：“快，坦克炮攻击敌人的坦克，装甲车、大炮、机枪扫射敌步兵！”

激烈的炮声、机枪声、呐喊声交织着，震天地动，德军的战机和美英部队的战机在空中展开了血战。不一会儿，美英部队一部分坦克被击毁，步兵的登陆艇被炸翻，整个海岸一片火海。达蒙见两架英国战机突然轰炸他的坦克，他不

顾一切的用机枪扫射正俯冲的其中一架，只见那架战机中弹后拖着长长的黑烟向大海冲去，他高兴地正要再扫射另一架时，无线电中传来施泰特将军的呼叫：“达蒙将军，您部战况怎么样？”

“报告总司令，已小有收获，我希望有强大的空中增援，也需要大炮的支援！”达蒙大声道。

“达蒙将军，”施泰特将军大声道，“我手中没有您需要增援的战机，大炮。我命令您立即撤出战斗！”

“总司令，现在撤退，就是把胜利送给敌人！”

“达蒙将军，我刚刚得到情报，敌人要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您的坦克师。我们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施泰特说到这里，又强调道，“敌人要大量歼灭我主力师团，明白吗？”

“总司令，您为什么不能组织强大的反击部队呢？我们这一撤，就是向登陆的敌人闪开一条大道！”

“没有时间跟您罗嗦了，快撤，这是命令！”

达蒙无论跟希特勒有什么特殊关系，但是他现在没有办法与希特勒联络，只好执行施泰特司令后撤的命令。然而，施泰特将军万万没有料到，当达蒙的坦克师刚刚脱离战场，正向施泰特指定的地点集结时，美英航空母舰上的舰载轰炸机、战斗机黑压压地冲过来，反复俯冲轰炸，将他的师团炸得死伤遍野。达蒙驾驶着坦克带着三辆负伤的坦克总算冲出了火海。这一仗，他的坦克师算是遭到了灭顶之灾。

现在，龙德施泰特回想着达蒙师的覆灭，心情格外沉重，他断定达蒙早就向希特勒汇报了悲惨的战场。只好深沉地叹口气说：“元首阁下，达蒙坦克师的失利，我有一点……”

“有什么？”达蒙急忙大声问。

“元首阁下，我请求解除西线司令官的职务！”

希特勒一听冷冷一笑：“将军，您认为我就不能找到一位西线指挥官吗？”

“不，我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元首阁下。我是认为西欧大陆还有更大更艰巨的大仗要打，必须要有一位善战的元帅，才能与敌人决战！”

“好吧，请您到参谋部报道。马上去！”希特勒异样地冷酷瞟了他一眼，“我就不相信，西欧

大陆就有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敌人！”

目送走龙德施泰特将军，希特勒将克卢格元帅召进了会议厅，两人就西线战况交谈一会儿后，克卢格元帅深长地叹口气说：“元首阁下，您委任我为西欧大陆西线总司令，接替施泰特将军，我完全服从您的命令。不过……”他不想朝下讲了，狠狠地吸着烟。

“有困难吗？”希特勒急忙追问。

“元首阁下，”克卢格再不能沉默了，他开始亮底牌了，“您将法国西北方向的兵力增加到26个师，其目的是阻击敌人向内陆进逼。可是您应该清楚，您交给我的26个师实际兵力缺额很大，根本就不满员，我初步在参谋部摸了一下，真正的兵力只能编16个完整的师，而且轻重武器都不齐。据我所知，坦克仅只900多辆，飞机不到500架。在塞纳河口到科蒙这么长的战线上，仅只有14个不满员师；从科蒙到德律特海峡沿岸的重要阵地上，也只10个不满员师，号称两个师的兵力驻守布列塔尼半岛，完全没有各战略要地的预备队，所以，我对西线战场不持乐观态度。”

面对克卢格元帅完全从大局作想的一席陈述，希特勒若有所思，来回踱步，在寻找新的战略战术。

克卢格又道：“元首阁下，如果您能增援我1000辆坦克，1000架战机，500门大炮和9个师的兵力，我完全有把握扫荡西欧大陆！”

希特勒一听大为激动，他正等待克卢格说出“我完全有把握扫荡西欧大陆”的誓言。于是，他拍拍克卢格元帅的肩膀说：“元帅阁下，在增援部队尚未到达之前，您必须顶住敌人，据可靠情报，7月的某一天，美军第一集团军在霍奇斯将军指挥下，将向您的防区突袭，希望您马上赶到西线指挥部，调整兵力，迎战霍奇斯！”

克卢格点了点头。

希特勒忙从口袋里拿出手枪，朝里面压进两发金黄色的子弹，递到克卢格手里说：“如果您跟龙德施泰特将军一样，带着失败的报告回来，就请您用这支枪，首先结束您自己吧！”

克卢格元帅楞了一下接住枪，快步离去！

### 撕开血路的坦克突击师

1944年7月30深夜，辽阔的战场上死一般的寂静，远处的山山水水被黑夜罩住，只有美军庞大的坦克突击师的官兵，此刻正在忙着给坦克加油。保养炮和枪弹。翌日，也就是31日的凌晨，他们要发挥巨大的火力网，突破德军坚固的防线，推进到霍奇斯将军指定的地点——塞楞河地区！

为用最小的代价，攻取塞楞河地区，美军坦克突击师少将师长波弗斯绞尽了脑汁。此刻，他从坦克车中爬出来，直奔左前方不远的一个小



1944年8月25日解放巴黎的战斗中，法第二装甲师战士正向德军的最后一个据点——国会大厦进攻。

山洞。

夜风凉嗖嗖地吹着，拂去波弗斯少将脸上的燥热。一群又一群的小鸟在他头顶惊飞，不时地发出一声声让人心神不安的叫声。

走到山洞门口，负责审问德军战俘的侦察队长里伯纳上尉急忙迎了上来。波弗斯少将圆睁着双眼问：“上尉，您就找不到更有效的办法使他开口？”

“报告将军，德军战俘喉咙负伤，根本就说不出话来，无法继续审问。”上尉急忙道。

“笨蛋，您就不能让他用手写？”

“他的两只胳膊都缠着满是血的绷带，根本就不能握笔。”上尉忙补充着。

## 震惊世界的历次战争秘闻

波弗斯少将长长地叹口气，气愤地顿着脚道：“上尉先生，如果我们不能掌握明天进攻方向的敌人兵力，装备、明暗火力配备情况，我们就将付出高昂的代价！”

里伯纳上尉阴沉着脸不吭声，那战俘说不出话来，叫他怎么办呢？

波弗斯少将走进洞，昏暗的灯光下那德军战俘脖子上，头上，一双胳膊和两条腿上都缠着被血染红的绷带，而且是湿的，显然是血还在继续向纱布上渗透。当波弗斯少将走近他时，他那紧闭的双眼微微地动了一下。

“喂，你想死，还是想活？”波弗斯少将大声问。

德军伤兵只是轻声呻吟，根本就不吭声。

“上尉，你应该送他到该去的地方，留着他干什么？一个废物！”波弗斯少将说着从腰里拔出手枪。

这时，那德国伤兵挣扎着坐了起来。

“我要处决你这个废物！”波弗斯张开机头，“你怕死吗？”

伤兵的眼眶里溢满泪花，一个劲地点头表示怕死。

波弗斯刚举起手枪，那德国伤兵突然举起缠满绷带的右胳膊，示意波弗斯少将过去。波弗斯冷冷一笑：“你要跟我说什么吗？那就竭尽全力说吧，小一点声音我也能听到。如果你不能告诉我塞楞河地区你们部队的火力配备，我不会让你活到明天！”说着，走到他跟前。

就在波弗斯少将弯下腰，耳门要对着他嘴的刹那间，那家伙突然闪电般张开双胳膊来抱波弗斯少将的脖子。也就是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精明过人的里伯纳上尉冲过来，一掌推开波弗斯，闪电般就势一把将德国兵抱住，只听到“轰”地一声，里伯纳上尉背部的骨肉炸开了一个血洞，两人倒在血泊中……

呆愣地注视着闪电般发生的这一切，波弗斯少将似乎明白了什么，忙几下撕开这个德军浑身的血染绷带，脖子，脑袋、胳膊和腿，全身除刚才炸伤的之外，再也找不到一处伤。

“这是个伪装的家伙，他企图炸死我军的指挥官！”波弗斯说着，气愤地朝他头上连开两枪。

波弗斯将军的认定是正确的。这个德军是今天午夜时从一辆德军坦克中搜索出来的。这

个家伙在坦克发动机被摧毁后，知道自己很难逃走，忙给自己伪了装，并将其同伙的血染上绷带。然后在右胳膊的绷带中缠上一颗小型炸弹，企图炸死美军指挥官为同伙报仇。他一直装着说不出话，以达到引来美军高级指挥官后，再动手的目的。但万万没有料到里伯纳上尉以极其敏捷的动作保护了波弗斯将军，他带着遗恨离开了这个残酷的战场！然而，波弗斯少将面前的难题，还是没有解决：塞楞河地区德军火力依然是个未知数……

回到指挥车内，波弗斯少将难以入眠，一块牛肉送到嘴边又放了下来：“万一攻不下塞楞河地区或是攻取了代价太大，怎么样向霍奇斯将军交待呢？”

早在7月上旬的一天夜晚，天下着倾盆大雨，雷电将黑沉沉的云层撕成碎块。波弗斯少将奉命在这个时刻，赶到霍奇斯将军的指挥部。一进门霍奇斯将军就迎住他道：“少将先生，我请您来，是请您担任坦克突击师的指挥官，在一线指挥坦克群突破德军的防线！”

波弗斯少将愣愣地盯住上司，未作声响。

“啊，您胆怯啦，少将阁下？”霍奇斯继续盯住他问。

波弗斯少将仍然保持沉默。这时副官走进来，将一杯很浓的咖啡送到他手里，他喝了一口，一屁股坐到沙发上，皱紧双眉盯住霍奇斯将军问：“将军阁下，我们在法国的整个西北部，总共投入多少部队，您能告诉我吗？”

霍奇斯背手踱了两步，突然站住很得意地道：“这是一个机密，只有集团军指挥才能知道。但我可以告诉你，为彻底把德军从法国西北部赶走，我们集结了4个集团军、24个步兵师、11个装甲师、4个空降师、4000辆坦克、6500架战斗机 and 轰炸机。德军在这一地区只有26个师，而且坦克和战机远不能与我军相比。”

“那么，我们的具体作战区域和任务呢？”

“由我指挥第一集团军。”霍奇斯将军说，“我不想让您安宁。”说完淡淡一笑。

波弗斯少将急忙迎住他：“您又给骨头让我啃？”

“根据命令，7月31日，我部必须占领塞楞河地区，而这地区正是德军兵力、装备雄厚的战

线,我感到压力很大的是:总司令要我用的代价攻取。所以,我请您担任坦克突击师师长,7月31日您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攻占塞楞河地区,有困难吗?”

“将军阁下,”波弗斯少将毫不犹豫地道,“如果您认为,我有足够的军事才能指挥坦克突击师,突破德军坚固的防线,我一定率领我们美国的铁骑,为第一集团军撕开一条血路!”

霍奇斯将军并没有立刻赞扬他,而是板着脸孔盯住他:“波弗斯将军,这是您的内心世界?”

“我不会玩虚伪的那一套,难道您还不知道?!”波弗斯用有些生气的语气道。

霍奇斯将军沉思了片刻问:“少将阁下,您还有什么要求吗?”

我希望您给我增加一个坦克团,作为师的预备队。这个团随坦克师跟进!”

“好,我满足您。7月25日是总攻的时间,请您马上到作战参谋部,研究具体作战方案!”

波弗斯告别了霍奇斯将军,急忙赶到作战参谋部。

波弗斯少将与霍奇斯将军是老乡,同大多数美国高级将领一样,都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波弗斯少将是装甲兵指挥专业的优等生,在学校时就对装甲战术探讨发表了多篇论文。霍奇斯将军就是读过他的《坦克实战高速前进的炮击法》一书,把他请进他的坦克师的。这回一仗的胜败,决定着波弗斯少将的军事生命。他个人也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

7月25日的总攻时间终于到来了,随着霍奇斯将军的命令,波弗斯少将率领他的突击师,不顾敌人密集的炮群轰击,拼命向德军阵地推进!

为了打好这一仗,波弗斯少将乘坐一辆重型坦克,紧紧地跟随着冲锋的坦克群,德军一发又一发的反坦克炮弹,在他战车四周爆炸,发出刺耳的尖叫和轰隆声,重型机枪和高射机枪的子弹打在坦克的甲板上火花四射。波弗斯少将此时什么也不顾了,对着无线电授话器大声道:“逼近敌阵地攻击!”

坦克群快速向德军阵地推进!

波弗斯少将瞪着布满血丝的双眼,举着高倍望远镜,注视着战场动态,通过无线电台,指

挥战车进攻。当他发现冲在最前面的五辆坦克突破德军阵地的步兵防线时,他忙对跟进的坦克道:“快,摧毁敌反坦克炮阵地!”

战车在推进,波弗斯少将正在兴奋时,突然,他发现正前方腾起一股浓黑的硝烟,刹那间变成一片火海,吞没了冲在最前面的五辆高速冲击的重型坦克。面对突发的异变,波弗斯立刻意识到,这是暗地堡群中潜伏的德军爆破手干的。如果不尽快摧毁暗地堡群,炸死或赶跑这批德军专炸坦克的敢死队,后果是不可想象的。于是他果断地对右侧特莫少校指挥的五辆坦克道:“特莫少校,快冲过去,捣毁地堡群!”

“特莫少校明白!”特莫少校率先冲过火海。

波弗斯目送着特莫少校指挥的五辆坦克冲过火海,这时又传来一连的爆炸声,火舌更大了。这五辆坦克又被炸得粉碎,钢板的碎片在空中乱舞。波弗少将顿时火冒三丈。十辆坦克眨眼间被摧毁了,说明这一战区有德军专门炸毁坦克的强大兵力潜伏着。由于他们潜伏的地堡防守坚固,大炮和轰炸机投下的重型炸弹,无力摧毁他们,只有坦克抵近直射才能有较强的杀伤力。可是怎么样接近呢?波弗斯拧紧双眉冷汗直冒。突然,他对战车驾驶员吼道:“上土,冲上去,注意搜索敌地堡!”

“将军,您看,大火中冲出一个人!”驾驶员大声道,“好像是特莫少校!”

波弗斯少将圆睁着双眼注意到,一个浑身是火的人冲过火海后,呼地在地下翻滚,拍打身上的火。

“快,冲过去!”波弗斯大声道。

坦克越过一道战壕,冲过去了。聪明的特莫少校滚进一个水坑,灭掉身上的火后,正伏在地下,抱着冲锋枪两眼盯住冲过来的坦克。

“特莫,快上来!”波弗斯推开坦克上部的机枪,探出头来大声道。

特莫一个飞跃跨上战车,钻进舱内。还没站稳,波弗斯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我们的坦克是怎么样被炸毁的?”

“将军,”特莫少校喘了口气,“德国兵抱着炸药包,跑进坦克腹部与坦克同归于尽!”

“他们是从哪儿钻出来的?”

“在暗堡群中潜伏着的!”

“带路,快!”波弗斯下达攻击命令,“各战车

## 震惊世界的历次战争秘闻

机枪手注意，您们潜出战车后，悄悄地伏地前进，消灭德军敢死队，快！”

这种战术就是机枪手跑在坦克前面，专门扫射敌爆破手。波弗斯已经是多次使用这种杀伤力很强又很危险的战术。

经过三天三夜的苦战，波弗斯少将率领他的坦克突击师，于27日突破德军防线，并向纵深推进20公里，初步取得了胜利！

这是几天前的战斗。现在，波弗斯少将看了看手表，又望了望东方，拂晓的东方天际泛起粉红色的光环。特莫少校包好了被烧伤的左腿，见波弗斯少将脸色腊黄，正要递给他一杯热奶，电台呼叫起来了。

“202、202……”波弗斯将军一听，就知道是霍奇斯将军在呼叫他的战时代号（一般是每一战役将军们就得换一个代号，战后的第二年波弗斯少将因脑溢血死前，他摸着写下：我的墓碑要写上“202”这是我一生中值得骄傲的代号），忙大声对着无线电授话器道：“909，909，我是202，我是202，请下达作战命令！”

“202，今天向纵深推进60公里，抵达塞楞河地区有困难吗？”

“909，我们已经靠近德军阵地！请求空中和炮火增援！”

“202注意，6点钟，我用200架轰炸机给您开路！”

“好，很好，谢谢！”

通完话，波弗斯少将命令战车悄悄地顺着一条山沟，爬上了一座仅仅长着几棵小树的小山包。他立于坦克的甲板上借助小树的掩护发现，德军反坦克炮一律昂着脖子，一辆辆经过伪装的坦克集结在前面。游动的观察哨都举着高倍望远镜四处观察，步兵们有的在战场上走动，有的正吸着烟。两辆吉普车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不一会儿敌阵地发生一阵骚动：难道发现我坦克突击师了？

走进战车，波弗斯少将心情异常沉重，虽然德军遭到盟军有力攻击后，战斗力有所削弱，但是今天这个突破口的敌人是顽强的，装备是精良的。要想用小的代价摧毁敌阵地，撕开一条血路，还得看6点钟空军轰炸机投弹是否准确哩！

“将军，107观察哨报告，德军100多架战

斗机，轰炸机正向我飞来！”

波弗斯少将一听大吃一惊，他环扫四周，没有足够的树林供坦克避战，而自己的空军6点钟才能赶到，于是，他马上拿起无线电授话器与霍奇斯将军通话：“909注意，202的上空发现100多架敌人战机，请求空中支援！”

“909明白，空中支援马上执行！”

关闭电台，波弗斯少将热血沸腾，根据战情分析，敌人已经发现了他的坦克突击师，他们现在想用飞机把坦克突击师摧毁在这里！

“各战车注意，”波弗斯少将开始通过电台，让各战车车长注意防空，“德军100多架轰炸机即将赶到，企图将我坦克师摧毁在他们的战壕外围，不论我们就地避战或是就地迎战，我们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所以，我决定，我们必须突击敌人阵地，与敌装甲兵，反坦克炮兵，步兵交织在一块儿拼杀，使敌战机失去作用。不要很长时间我战机赶到，再撤出战斗，让我们的战机收拾空中的敌机和地面敌人！”

各战车车长异口同声地表示执行，山谷中响起一片“隆隆”声。坦克像离弦的箭向敌阵地冲去。

波弗斯少将的战车紧跟在五辆突击坦克后面，德军的反坦克炮，坦克炮开始咆哮起来。这当口飞机黑压压的从左前方出现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血战来临了。波弗斯少将大声地吼叫命令道：“冲进敌军阵地，高速前进，决不能让敌机摧毁我们。各战车按编队发射，压住敌地面火力，机枪手防空！”

“轰轰”的坦克炮声，“哒哒”的机关枪声，还有敌对双方的呼喊声，战场像一锅沸腾的水……

## 险遭暗算的巴顿将军

巴顿将军吃完最后一块面包时，已经是8月2日下午4点30分了。他喝了口水，拿着高倍望远镜，走上坦克的炮塔朝正向巴黎南部的塞纳河地区挺进的部队望去，心情异常高兴，只要安全地通过这片开阔地，那么明天拂晓部队就可以借助山林峡谷的掩护好好休息一下。指日可待的胜利使他激动。

“将军阁下，塔尔曼少将跟您通话！”副官贝格克少校向他报告。

塔尔曼少将，是巴顿将军任命的前线指挥官，具体实施巴顿将军的全部作战意图，负责在前线指挥先头突击部队。他是一个敢打敢冲的青年将军，巴顿将军对他极为信任，每逢大的战役，前线指挥官的职务差不多总是指定塔尔曼少将。

“将军阁下，”巴顿一拿起电话，塔尔曼就急促地报告：“德军大批轰炸机，战斗机群，在四架高空侦察机的引导下，正高速向我部队偷袭而来！”

巴顿将军听着大吃一惊，拧紧双眉盯住电台上闪烁的红绿亮光，脑子在转着：部队的大批战车装着弹药、给养，坦克成群，步兵密集，炮车滚滚正在通过一望无际的开阔地段。敌机怎么会选择这个节骨眼上来轰炸呢？时机掌握得如此准确，莫非是德军间谍正随我部行动？

巴顿将军的疑虑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昨天晚上，也就是8月1日深夜12点半时，贝格克少校走进来：“将军阁下，电报！”

“念！”巴顿说着，两眼继续在地图上扫视，两道剑眉仍然紧皱，手中的红色笔握着，但没有写。

副官贝格克少校知道这个时候巴顿进入对某个问题的沉思，最好是不打扰他，于是他顿住了，拿着电报一言不发地立于房中。

“少校，请您读电文！”巴顿不抬头地又道。

“巴顿将军阁下，”贝格克少校读着电文，“我美第一集团军，于7月31日到达塞纳河地区。请电告您目前到达的准确位置。另外，我提醒您，我部坦克突击师在波弗斯少将指挥下，突遭德军偷袭，幸亏我增援战机赶到，才未造成重大损失。前线情报处查明，是德军间谍在跟随我部行动，用电台向他们报告我军的方位，地点，提供准确的时间以便让空军偷袭。霍奇斯。”

听完电文，巴顿忙抬起头，双手交叠于胸前，踱开了步子。足足过了半小时，他才对贝格克副官道：“给霍奇斯将军发报。电文是：霍奇斯将军阁下：第一集团军作战有力，进展神速，特表示祝贺！我第三集团军由于法国游击部队的有力配合，在8月1日向布列塔半岛推进时，尚未遇到德军主力抵抗，所以，我部除留一部分兵力，继续在半岛作战外，主力部队从8月2日开始，快速向巴黎南部的塞纳河地区攻击前进。关于德军间谍问题，我部尚未发现，谢谢您的提醒。巴顿。”

口述完电文，贝格克副官正要马上去拍发密码，巴顿将军忙叫住他：“少校，向各部传令，明天早上6点出发，所有部队必须按时出发。请



被德军占领了4年的巴黎解放了，市民们兴高采烈地向首先进城的法第二装甲师挥手致敬。

您告诉空军指挥官，空中掩护我部推进的战机，不得少于200架！”

贝格克少校忙重复完巴顿将军的命令，才匆匆地离去。只要是大战役，他绝对没有很好的休息时间，因为巴顿将军是很少展开行军床的。只有军人，才能体会到战时的艰辛，劳累啊！

夜，已经很深了，不知是谁的坦克出了毛病，大铁锤敲击着螺丝、钢板，发出震心的“当当”声。牵引大炮的汽车可能也在试车，“隆隆”的吼叫声时断时续。一切为了明天的战斗，战前准备在静夜中紧张地进行。

巴顿将军今天夜里异样的累，他习惯地坐在行军床上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才和衣躺下。还没入睡，突然一阵机枪的“哒哒”声袭入他耳门，他尚未反应过来，只见军用帐篷上被一串子弹

## 震惊世界的历次战争秘闻

击穿。警卫队长戴维少校大声嚷道：“快，冲上去！”接着他扑向巴顿，“将军，有间谍来刺杀您，快别动！”

帐篷外面枪声大作，子弹发出刺耳的尖叫，各部队询问的电话响成一片，有一些军官带着士兵向这边冲过来了。

副官伯格克这时立于帐篷外大声道：“大家回去，总指挥官巴顿将军正在休息，刚才发生的一切平息了！”他反复叫了几次，人们才相继散去。

巴顿将军在警卫队长戴维（戴维在这次战役中被反坦克炮弹炸死）的同意下站了起来，不一会儿，两个浑身是血的军人抬进了帐篷外面的临时会客室，审问很顺利地结束了。

原来，就在巴顿将军刚刚躺下时，警卫队副队长勒巴乐中尉正在帐篷外巡逻，当他发现两个人被警卫拦在岗哨警戒线外，双方正在争论什么时，忙快步赶了过去。借助昏沉沉的汽油灯光，他发现这两个与警卫队员正说着什么的人，其中一个是中校，另一个上尉。按照战时规定，任何企图走近巴顿将军指挥部的人，无论职务多高，警卫队员都有权力检查和审问，有权拒绝人走近指挥部，即使有必要去见巴顿将军，也首先必须经过副官伯格克通报后，方才放行。

“喂，干什么的？”勒巴乐中尉过去，盯住那中校，“中校先生，请您出示证件和自报身份。”

“中尉，您是……”

“我是巴顿将军的警卫队副队长勒巴乐中尉！”勒巴乐截断他的话：“很对不起中校先生，您必须出示证件，才能跟我讲有什么事。我认为一切都没有问题，方可决定是否满足您的要求。”

中校嘴角露出并不在乎的冷笑，朝随行的上尉扫了眼，上尉急忙道：“中尉先生，这位是我们法国游击队布列塔尼半岛第47分队的切当中校。我们有重要情报，必须现在向巴顿将军报告！”

自从美第三集团军受命进攻布列塔尼半岛以来，法国游击队向巴顿将军送来了两批一共703人的向导，第47分队有五名向导是随总指挥部同行的。他们为美军的行动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方便。但从来未听说过切当中校的名字。勒巴乐中尉双眼盯住中校：“中校先生，还是请您

出示证件！”

“中尉，为了巴顿将军的安全，您这样要求是完全正确的。我给您。”说着伸手从口袋里摸出一个比香烟合稍小一点的小本本，双手递给勒巴乐中尉。

就在勒巴乐中尉双手接证件的刹那间，那上尉迅速扣动轻机枪扳机，手提轻机枪喷着一串串火舌，击倒勒巴乐中尉和另外两名卫队人员。也就是在同一刻，中校也扣响了手提轻机枪。两挺机枪对着巴顿将军的帐篷疯狂地扫射起来，企图在乱扫中击中巴顿。

那个自称中校的德国间谍，头部和胸部中弹身亡，而那个上尉是腿部右胳膊中弹。他交待他们是混入法国游击中的德国间谍，一直在寻找机会暗杀巴顿将军。他交待说一个代号“黑火”的间谍提供了巴顿将军所居帐篷的确切地点，他只是那死去的中校的助手，不知道“黑火”是谁。

巴顿将军听完审讯，命令副官将这个负伤的间谍关好，严格封锁这个罪恶的阴谋，然而天亮时再去提审这家伙时，他被人用无声手枪打死了。毫无疑问，“黑火”就在军中，那么他是谁呢？巴顿命令情报部门必须打掉这个间谍！但是，谁都知道，反间谍工作是需要时间的啊！

回想起军中冒出的怪异，面对敌机准确的把握着时间的空袭，间谍“黑火”的问题又回旋于巴顿将军的脑际。他不能过多的考虑了，忙对前线指挥官塔尔曼少将命令道：“少将阁下，部队就地防空。”下达完命令，他走进坦克：“快，高速前进，赶到塔尔曼少将的指挥部！”

坦克隆隆地前进，卷起漫天尘土。

德军的战机冲过来了，一颗又一颗的重型炸弹在美军坦克群、步兵群、汽车群中爆炸，燃烧。黑烟滚滚。密集的炮弹，高射机枪和普通机枪、步枪组成的火力网封锁着空域……

巴顿将军乘坐一辆重型坦克，高速赶到前线指挥官塔尔曼少将的指挥部时，老远他就发现前线指挥部黑烟滚滚，一片火海。当坦克眨眼间赶到指挥部前的小操场时，他看到五个人抬着一个伤员冲出火海，巴顿将军像预感到什么，不顾副官和随行官员的竭力劝阻，冒着流弹跳下坦克，赶到担架跟前一看，担架上血糊糊



地躺着一个人，但头被炸飞了，只有半截脖子。腹部流出的肠子堆积在担架上，凄惨得使人不敢扫一眼。

“喂，他是谁？少尉！”巴顿问走在最前面的一个少尉。

那少尉眨了眨眼，忙放下担架“啪”地立正：“巴顿将军，我们的前线指挥官塔尔曼少将，不幸遇难！”

巴顿愣住了，这时有五架德军轰炸机朝他俯冲过来，扔下一串重型炸弹。卫队长和副官一看势头不对，呼叫着扑上去：“将军，快卧倒，快卧倒……”

### 互相残杀的将校

“混蛋，你这个大混蛋，我用机枪扫死你都不解恨，你知道吗中校先生？”菲莱特中将师长大声咆哮道，“如果您侦察准确，我104师绝对不会覆没！”

·夜，是那樣的黑，闷雷在天际滚动，闪电不时地划破黑沉沉的云层。狂风卷着乱草枝叶在空中飞舞，大地显得异异地凄凉，阴森，恐惧……

斯伯勒尔中校此时在上司菲莱特中将的枪口下，阴沉着脸一言不发，两眼注视着地面。自从美第一集团军在霍奇斯将军的指挥下，攻进塞楞河地区、美第三集团军在巴顿将军的指挥下，基本夺取布列塔尼半岛，主力部队进逼巴黎南部的塞纳河地区，直接威胁德军占领达4年之久的法国巴黎城时，他所在的德军第七集团军，奉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在法国的莫当地区向西反突击，而他所在的部队又担任突击师主战任务。为了反突击战成功，师长菲莱特中将命令他星夜深入美军阵地前沿，侦察美军火力布局，特别是反坦克炮兵阵地和坦克的潜伏阵地。斯伯勒尔中校接到命令，率领一个20人的侦察分队，悄悄地冒着大雨朝美军阵地摸去，中途遭到美军反侦察潜伏哨兵的伏击，死伤16人，他自己也两处受伤。回来后，他被人抬进了104师指挥部，指着绘制的草图对菲莱特中将道：“在我正前方，是美军两个炮兵团，均配备反坦克炮；我军左侧，是美军坦克师，兵力不详；右侧，是步

兵一个师的配制……”

听他汇报完美军的正面兵力，菲莱特中将信心十足。他向集团军总指挥表达完决心后，马上亲自给希特勒发去电报，电文是：

最高统帅部元首阁下：我所指挥的第七集团军第104师，派出有力侦察部队侦知，莫当地区美军兵力空虚，我师有足够的力量突击美军，为我第七集团军向西反突击，担任先遣队，打破美、英部队在我两翼继续推进的美梦。第七集团军104中将师长菲莱特向元首阁下保证：此役必胜！

给希特勒发完电报后已是凌晨4点半钟，按集团军指挥官的命令，这是他的装甲师出击的时间。急忙率领装甲师又两个步兵团（按现在的配制，他统帅的达到加强师的配制还多）出击。当他率领先遣装甲团到达美军前沿阵地时，176架战斗机，轰炸机开始按斯伯勒尔中校侦察绘制的地图，实施低空扫射，轰炸美军在104师正面的两个反坦克炮兵团，左、右的坦克，步兵阵地。空中的摧毁力是极强的，半小时后，地面一片火海，尘土，浓烟笼罩住了美军阵地。望着返航的战机，菲莱特师长异常兴奋，跳到重型坦克的甲板上对空挥手呐喊：“感谢，空军的勇士们……”

隆隆的坦克带着巨大的惯性冲进美军阵地，菲莱特中将伸头朝四周扫视，不见美军反击，举目环扫，被轰炸过的地面不见美军反坦克炮的影子，他感到奇怪：斯伯勒尔中校明明指出，并绘有图为证，这一地区是美军反坦克炮阵地，而且是两个团的兵力，为什么不见一门被炸毁的炮呢？

“报告师长，我坦克搜索队，没有发现美军被我空军炸毁的大炮！”

“将军阁下，我反突击部队左侧，没有发现美英部队坦克和装甲车，请指示我搜索队的行动！”

“师指挥官先生，在我坦克突击师右侧，没有发现敌人步兵，但有痕迹足以证明，这一地区有大部队行动过。地面残存的陈旧战壕中，发现一些机枪子弹壳。我部是否按原定规定返回，请速复！”